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三

斬虜自
來如此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
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
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求
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窠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人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者

等之用
其銃不
同不可
因銃而
廢礮
妙在許
降方驚
甚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
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
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如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

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謹大體
深是大
略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乃

賊至而
卽開門
者可殺
也

勝賊易
使賊服

備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
至一穴、中出大木、未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未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閤巡以大
木置連鑱、大鑱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
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回懷恩

懷恩不
徒勇實
能料敵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
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
走入城迨夜驚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
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
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
恩曰賊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
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
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此是
本不然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守
言與爲

十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
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解情而以
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
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
城援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
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
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思明亦
狡賊亦
以權分
今不一
故得乘
之耳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
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
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
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
風忽起吹沙拔水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非大將
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人千神
矣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顓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顓、吾死
必矣、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
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
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
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
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旦

也亦奇才

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
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
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
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
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
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
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
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宗俱肅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旣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此亦
得萬
分無
事

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
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
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
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
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
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
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
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
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
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
自○損○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
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人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叶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田承嗣知咸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盡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拓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
蕃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
大悅裝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俱代宗

武備志卷四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妙在此句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

虎象此破
以破馬

飾處若
心

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仝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仝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渡險一策

非持軍
素嚴何
能使百
騎不亂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魏州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衆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

智士不可不防

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汙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似怯而
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氊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

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卽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城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卽令焚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濡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旣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惡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決盡在
此語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驚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便是大
臣之識

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賔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
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謀
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
誠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
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
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
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
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如此方
謂奇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千古快
心事只
是不甚
快處耳

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戊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
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
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
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
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
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
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何由成上乃召臧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
臧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
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
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
以爲臧援元光謂臧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臧以詔旨固止之元光
不從與臧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
深固臧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斂人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蕭人
陽非下
古恨人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
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夫渾瑊而
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
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
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
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上官說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入。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防備蕃戎機顧

戰略攻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非特以
於說也
實其言
竅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
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
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
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
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旣恥且怒、必
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
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
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罍障、遺魏

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以
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
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
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
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
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
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
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
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
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
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
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
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入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從古要
着只在
先後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
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
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
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
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無此
一
輪
成
不
得
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興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譟愬，稱得賊謀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審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

恐奪其
功亦是
借語其
中妙處
不言也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
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
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
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
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
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
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
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此豈可
謂權論
乎

五十五卷四十一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

此監軍
何獨未
去之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
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
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
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窰
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
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
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躍其城以先登壯
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
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
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
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
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
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
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
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舒馬無
愈大將
無度耳

此所
內同
一人
千萬人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
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
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
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
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
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
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
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恒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
雖亦是
雅略

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
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
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
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
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
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處於昏
世之世
不得
法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圍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積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檀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禎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禎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之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禎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禎。羣臣言者

本行
丁未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
宜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
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
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
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
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
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
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
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
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
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
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
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
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
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引集
廣益何
能克燕
大事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稭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稭，事成卽除。

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

年之患

上諭諸將

俱武宗